

七十八年前轰动沪上的“新越剧”改革,给中国戏曲舞台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引领那场“越剧革命”的一代宗师袁雪芬团队中,百岁老人沈月凤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亲历者——

# 越剧大师沈月凤的艺术人生



□口述人:越剧表演艺术家沈月凤 □记者:宋捷 王洪飞



摄影:吴迎晨

1  
“我的艺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21岁时加盟大来剧场戏班,成为袁雪芬倡导的新越剧改革的首批参与者之一。”

【口述实录】

【采访手记】

对我的越剧人生来说,上海无疑居于舞台中央,袁雪芬无疑是越剧舞台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出生在越剧之乡嵊县,12岁入科学艺,17岁跟随着越剧泰斗“花衫鼻祖”施银花在宁波等地学艺,后被推荐进上海永乐戏院演出。1942年,上海孤岛遭受日寇铁蹄践踏,发国难财的政客商人却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戏剧舞台一片混沌。倡导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21岁的袁雪芬提出“做人要学文天祥,唱戏要唱正气歌”的口号,带领舞台小姐妹虚心向话剧、昆曲等剧种学习,大胆改革越剧,提出革除陈规旧习、排练上演新戏、聘请专职编导等主张,不仅演戏有剧本,排戏有导演,化妆用油彩,唱腔也有了发展创新。我有幸担任袁雪芬的二肩旦,并

越剧在清末起源于嵊州阡陌之间,兴盛于上海十里洋场。1925年9月,“越剧”两个字首次亮相于《申报》,从浙东乡村走向繁华都市,其嬗变如同凤凰涅槃。

沈月凤出生的1922年,正是越剧萌生的年代。在她的家乡嵊县,袁雪芬、竺水招、傅全香、范瑞娟等“越剧十姐妹”,都在1920年代“大珠小珠落玉盘”。沈月凤比袁雪芬晚一个月来到这个世界。

在邂逅袁雪芬之前,沈月凤已经有扎实的舞台功底,练就了一身唱念做打的童子功。针对当时越剧舞台上盛行的幕表戏、路头戏,沈月凤痛感其内容形式的陈旧落后,认为如不顺应时代潮流变革,剧种的前途是危险的。当袁雪芬在大来剧场举起“新越剧”大旗,大胆吸收话剧与昆曲精华,引进编剧、导演、舞美、音乐等主创人员时,加盟大来戏班不久的沈月凤成为最坚定的支持者。她不仅出演新戏主角,还辅佐袁雪芬建立起综合艺术的正规机制,共同为越剧开拓了一条求新求变求美求精的发展新路。

在我80多年的舞台生涯中,主演的传统戏和现代戏不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越剧现代戏《老八路》。

《老八路》是第一部反映南通建筑铁军的文艺作品。创作这台戏的背景是在1958全国建筑工业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盛赞南通市建筑公司经理陆修根“老八路”作风。朱德同志还提议在南通开一次现场会,号召全国建筑行业向南通学习。从那时起,南通建筑业成为全国一面旗帜,“铁军”美称在央媒叫响。

在中共南通市委部署下,南通文艺界密切关注这一重大题材,成立不久的南通越剧团闻风而动,决心把“老八路”的故事搬上越剧舞台。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新闻文艺工作者孙大翔深入生活,领衔创作。他和另一位编剧杨谷中以敏锐的观察力,采写到陆修根许多动人的故事情节,饱蘸深情写下越剧现代戏《老八路》。

接到任务,我们几位主要演员深入建筑工地体验生活,给他们缝衣补被做卫生,和工人师傅们打成

虽然已到期颐之年,但坐在记者面前的这位素雅的老人思路清晰,讲起话来抑扬顿挫。尽管给我们表演经典越剧片段时声音没有年轻时那么明亮,但那透过镜片射出来的眼神仍然自信而坚定。一个小时的采访中,老艺术家的腰杆一直都是笔直的。

在沈月凤的艺术生涯中,经典作品远不止一个《老八路》。她沪上成名,自成一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更有许多代表作,如1951年担任浙江天然越剧团团长,参加杭州文艺会演时,她改良传统戏《王翠翘》并担任主演荣获一等奖,获得奖金100万元(旧币),受豫剧大师常香玉捐款买飞机的启发,她也将奖金捐给了抗美援朝前线。1957年参加江苏省首届戏剧观摩演出,她主演的经典越剧小戏《倪凤煽茶》喜获一等奖。

沈月凤之所以对《老八路》格外钟情,除了因为

成为第一台新越剧《古庙冤魂》的主演之一。

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我们顶着巨大压力演了好多进步戏,印象最深刻的一台戏是《刘胡兰》。此前,思想进步的派场师傅给我们讲了刘胡兰的故事后,大家群情激昂。记得首演是在杭州大世界,我主演刘胡兰。那时正值冬天,剧场外飘着鹅毛大雪,但场内观众们却热血沸腾,人们既为剧情所感动,也为越剧能演出这样的进步戏而惊讶。有一天,当我演到刘胡兰被敌人吊打时,一群兵痞突然冲到台上,用枪柄在我头上一顿乱打,还将派场师傅抓去坐牢。大家凑钱把遍体鳞伤的派场师傅救出来后,知道城里待不住了,只好到城郊余杭、临平一带演出。

和小歌班相比,沈月凤参与开创的新越剧改唱天调腔和弦下腔,唱腔平易质朴,表演流畅自然,戏路宽广精湛。更关键的是她们对越剧内容和演出氛围进行了改革创新,曲目不只是才子佳人戏,唱戏者自强自立,摒弃人身依附,成为旧上海混沌的戏剧舞台上一道清新亮丽的风景。

从20世纪初形成、辛亥革命后逐渐进入大城市、1942年的自觉革新,直到开国大典,以及新中国70年的伟大历程,百年越剧的成长背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沈月凤的百年人生,正是越剧从无到有、推陈出新的百年变革历程。

风起云涌的时代,需要有更多富于表现力的剧种和剧目来表达现代社会的丰富思想感情。袁雪芬和沈月凤那代人抓住机遇,顺应时代潮流,高扬新越剧改革大旗,使女子越剧脱颖而出成为少数有突出改革成就的剧种。虽然越剧改革的时间不长,但袁雪芬、沈月凤等新越剧一代宗师耕耘培育的改革之花结出了丰硕成果,在戏剧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片,感受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些使我们在人物形象塑造时做到了形神兼备、栩栩如生。《老八路》在全国建筑行业南通现场会上首演时,好评如潮,在华东各地巡演时也引起轰动效应。

1958年9月30日的北京之行,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旅行。我们应邀赴京为首都建筑工人演出,正赶上国庆9周年纪念日,被安排参加国庆文艺游行,见到了毛泽东主席。10月14日,南通越剧团在全国文联礼堂献演,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首长前来观戏。演出结束,首长们上台接见我们,周恩来总理和我亲切攀谈,在夸我们这批浙江小老乡戏演得好的同时,嘱咐我们要大力培养新人、发展党员,还鼓励我们向浙江越剧团学习,试行男女合演。

总理的嘱托一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回通以后,我向组织递交了人生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若干年后,我如愿以偿入了党,我们团也招收了男演员,一代代越剧新人茁壮成长。

这出戏唱红大江南北、受到中央首长的点赞,还在于这出戏有着满满的正能量以及主人公对事业的执着。这出戏的原型陆修根和他的团队,1958年参加了首都十大建筑的建设,《人民日报》当年在头版报道他们的事迹,并配发评论。带着演先进学先进的理念,弘扬“老八路”的精神,沈月凤开启她在南通演艺事业新的追求。

纵观沈月凤的人生之路,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那便是“执着”。她走上艺术之路源于她的执着,花甲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源于她的执着,94岁亲笔写下数万字的回忆录《凤曲吹应好——我的越剧人生》,同样是源于她的执着。因为对事业和生活的无限热爱和执着追求,她才有了享誉江浙沪的影响力和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了一个个金光闪闪的奖杯和一批批终身相随的铁粉。

3

“放弃上海繁华的生活,入籍南通整整65年了,我越来越喜欢这座城市,一点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口述实录】

我在上海工作生活了10多年,虽与南通只有一江之隔,但我之前从没到过南通。在我起初的印象中,当时狼山脚下的南通,是一个落后而陌生的江北小城。我也没有想过,会在这座城市终老。

1955年,先期在南通演出的新华越剧团派人来沪接我,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乘轮船,我第一次来到南通。记得当时的任港码头轮船还不能直接靠上岸,要用小船再接上岸去。一到剧团,就受到姐妹们的热烈欢迎。我很快进入角色,先后在更俗剧院、新新大戏院演出,曹从坡等市领导前来观摩我的演出,给予我高度评价。我的到来,进一步充实了剧团的力量,加之有小生筱白玉麟、老生徐锦芳、小丑章嘻嘻奠定的基础,演出上座率有了明显改观。

此后我入籍南通,开启了半个多世纪的艺术之旅,也越来越喜欢这座温馨宜居、秀美清新的城市。

光阴匆匆去,人生谁不老。1987年我光荣退休。但越剧是我的终身事业,我发起成立了职工越剧团,担任名誉团长兼艺术指导。

人近百年,不能再粉墨登场重返舞台,但我依然热爱越剧事业。回忆往事,我是幸福的。不论是艺术的大舞台,还是人生的小舞台,都是幸福的。我感恩时代,感恩南通。

【采访手记】

虽然时光已经飞快流逝了65年,沈月凤还记得第一次来南通的情景。说起和南通的不解之缘,她反复和我们念叨的一句话是:观众在哪里,我的根就在哪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南通,百废待兴,交通闭塞,生活条件落后,满目凋零的文艺舞台,更是无法和繁华的大上海相比。沈月凤在南通举目无亲,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牵挂的话,就是这个偏居长江北岸的小城有良好的戏剧基础,有一批素质较好的越剧观众,而这正是她最看重的地方。

无论在哪个时代,放弃上海的工作来到南通,都属于人才的“逆向流动”。让人惊奇的是,逆行者不仅是沈月凤一位,还有几十位结伴而来的舞台姐妹:南通越剧一团和越剧二团的前身,分别是上海新华越剧团和苏州青春越剧团,那些青春靓丽风华正茂的演员,当年都在上海或苏州生活多年,在当年的剧团改革中,恰逢文化部发文规定民间职业剧团和演出团体在哪里演出就归哪里的地方政府领导,并就地登记注册,所以两个团整建制地留在了南通,团员们一夜之间成为新南通人,改变了她们此后的人生轨迹。

上世纪50年代初,南通的人才有过一次大规模“流失”。因为私立高校退出历史舞台,在1952年院系大调整中,张謇创办的南通学院纺科、医科、农科,分别并入了上海、南京、扬州等高校,师生们都离开南通去了那些城市,高等教育人才一度呈“净流出”状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此前属于空白地带的“越剧板块”却一下子“引进”了两个团,专业人才净流入,这是越剧之幸,更是南通之幸。

日理万机的开国总理周恩来,竟然也惦记着这件事。沈月凤至今记得,1958年10月14日,周总理在中国文联会堂会见南通越剧团《老八路》剧组时问:你们南通市越剧团有没有南通人?坐在总理前面地上的青年演员陈平转身面向总理举起手高喊:“我是南通人,我是南通人!”总理连忙握住陈平的手,整个舞台一片欢腾。

以沈月凤为代表的一批越剧人才在南通深深扎根和播下的艺术种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南通人,南通的越剧爱好者从老年、中年到少年代代传承,剧社和票房遍布城乡。

我们坚信,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人们对于文化生活追求的进一步提升,绚丽的越剧之花必将在江海大地再一次热烈绽放。